

起点中文网  
www.qidian.com

江山如画，美人如诗，  
娉娉世界，步步生莲。

# 步步生莲

第七卷

月关◎作品

BUBU SHENGLIAN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# 步步生莲

BUBU SHENGLIAN

月关◎作品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**

步步生莲.7/月关著.一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 
2010.6  
ISBN 978-7-80680-836-8  
I.①步… II.①月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8688 号

## 步步生莲

著者 月关  
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 
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
规格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 
270 印张 3500000 字  
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80680-836-8  
定价 392.00 元 (十四册)  
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 
邮编 710003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步步生莲  
第七卷  
出采江南莲

- 1 第一百五十一章 钓饵
- 11 第一百五十二章 黑材料
- 21 第一百五十三章 外交大使
- 31 第一百五十四章 贩木
- 42 第一百五十五章 芦岭州来客
- 57 第一百五十六章 臣受教，臣悔改
- 70 第一百五十七章 再解危机
- 85 第一百五十八章 雷霆之怒
- 97 第一百五十九章 两厢情
- 107 第一百六十章 江东宣抚
- 118 第一百六十一章 惹是生非
- 129 第一百六十二章 俚影
- 143 第一百六十三章 跑酷

- 156 第一百六十四章 双杀
- 171 第一百六十五章 冲突
- 186 第一百六十六章 叙天机
- 200 第一百六十七章 山雨欲来
- 211 第一百六十八章 美人来兮
- 225 第一百六十九章 放偷日
- 238 第一百七十章 乱战（上）
- 250 第一百七十一章 乱战（下）
- 263 第一百七十二章 杀虎
- 276 第一百七十三章 打闷棍
- 288 第一百七十四章 主动请缨

## 钓饵 第一百五十一章

“朵儿来了吗？请进来吧。”房中突然传来杨浩清朗的声音。

柳朵儿怔了怔，她万没想到自己含羞忍辱在门口站了这么久，杨浩竟吝于出门迎她。此时再拂袖而去未免显得做作，柳朵儿咬了咬牙，含忿举步进去。

就见杨浩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案后面，看他模样，果然是刚刚沐浴。一头乌发只懒梳了一个马尾垂在肩后，唇红齿白，目明神情，多日不见，他的气质是愈发出众了。妙妙和月儿站在他左右，见自己进来，月儿把鼻子一扬，一副不屑模样，妙妙却是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。

柳朵儿不禁暗暗冷笑，只当她是有意做作，也不再多看她一眼，便向杨浩福礼道：“大人是今日返京的吗？奴家事先竟不得半点消息，不然一定去码头相迎大人。”

杨浩扭头对月儿耳语几句，月儿眉梢一扬，喜滋滋地点点头，便快步走了出去。杨浩这才看向柳朵儿，微笑道：“呵呵，朵儿如今贵为汴梁第一行首，风光较之昔日的娃娃尤胜多多。公卿往来，何等繁忙，码头相迎不过是寻常的礼节应酬，不敢劳动大驾呀。”

妙妙自一旁取过椅子来，恭恭敬敬端过柳朵儿身旁。柳朵儿板着脸不去看她，款款落座之后，这才勉强笑道：“朵儿能有今日，全赖院使大人扶持，对大人的恩德，朵儿始终铭记心头。接迎大人亦是朵儿一番心意，大人这么说可是见外了。”

杨浩笑了笑，身子微微向前一探，问道：“这段时日，一笑楼的生意如何？”

柳朵儿向妙妙盈盈一瞥，嫣然道：“难道妙妙不曾对大人详细说起过吗？”

杨浩敛起笑容，一语双关地道：“妙妙是这女儿国主，这女儿国中一应事务，自然是俱由妙妙做主的，有什么事，我自然要问她，她对我也知无不言。但这一笑楼，却是由你做主，妙妙不曾插手其中，又怎知其详？”

柳朵儿自然听得出杨浩弦外之音，笑容便有些勉强：“一笑楼，一笑楼，院使大人将一笑楼和这女儿国分得如此清楚！朵儿就不明白了，难道这女儿国便不在一笑楼范围之内吗？大人！”

“千金一笑楼楼分五座，除了这女儿国的名字，俱以百字开头，朵儿兰心惠质，难道还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？”杨浩似笑非笑地道，“就算真不晓得也没关系，今天……我应当说得很明白了。”

柳朵儿气往上冲，额头青筋一现即隐，她紧咬牙关，半晌才缓缓吁出一口气道：“是的，朵儿现在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就好，你既来见我，就把一笑楼这段时日发展的情形说说吧。唔，大郎呢，近日他不曾到一笑楼来？”

妙妙这时怯怯地插了句嘴：“老爷出京之后第三天，大郎便去了青州，说是有件要紧事儿要等他处理，迄今还未见他回来。”

杨浩点点头，目注柳朵儿，柳朵儿忍着气将“千金一笑楼”这些时日的发展一一说了出来。这些时日，千金一笑楼的发展只能用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来解释。千金一笑楼建成，在短短时间内，便成了开封的娱乐业霸主，每日财源滚滚、日进斗金，有身份的人宴请客人、庆生贺寿、迎来送往，若不到千金一笑楼来花销一番，简直就有怠慢客人之嫌。以致许多人想要来花钱，却订不到座位，还得多方请人托付。

柳朵儿说得井井有条，杨浩听得暗暗点头。虽说他不欣赏柳朵儿这种权力欲、支配欲特别强烈的性格，但是毫无疑问，她的聪明才智，在事业上绝对是一个好伙伴。当然，这也只限于先天上男子地位就高于女子地位的这个时代，如果换做杨浩自己的时代，那她就是一个绝对的女强人。如果与她做事业伙伴，用不了多久，自己都得被她架空，任由她摆布。

在青楼妓坊这种欢场之中，她争的是行首、花魁，在商场上，她同样睥睨风云，是个做领袖的人物。“千金一笑楼”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固然与杨浩超越别人几千年的娱乐见识有关，却也少不了柳朵儿的精打细算，细致的

管理。

见杨浩一边听着，一边频频点头，柳朵儿的神色和缓了一些，瞟了妙妙一眼，不屑地又道：“妙妙随我多年，在我调教之下，比起寻常人来，固然是聪慧许多，但是许多方面，还是缺乏历练。院使大人一下子便把一座楼交给她打理，可是高看了她。”

妙妙一听小姐训责自己，登时又露出不安神色，偷偷看了杨浩一眼，却不敢分辩一句，只是有些委屈地垂下头去。杨浩瞧着她清瘦的脸庞，带着些不健康的白色，与往昔那个满脸红晕、神采飞扬，甚至还有稍许婴儿肥的可爱小姑娘已是判若两人，心下便生怜惜之意。听柳朵儿当面编排她的不是，心中更是不悦，便冷冷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“第一，妙妙御下不严，不立威则不服众。这女儿国中数百名女子，俱是年轻活泼的少女，奴家曾来过这女儿国，那时这些人谈笑说话过于随便了些，这样怎能接待那些大户人家的贵妇千金？须知御下过于宽厚，就会纵容了她们，杀一儆百这一招永远不会过时。你为一方主人，就必须要让手下人知道，你是说一不二的，不管有理无理，只能绝对服从。哼！当时若非我帮她辞退了几个人，扣发了一些人的工钱，现在那些丫头还不反上了天去？”

“第二，做生意讲的就是低入高出，妙妙对此却很是懵懂。有些胭脂水粉、绸缎布匹，乃至珠宝玉器，品质做工相差本来不多，但是产地不同，价格有时却有天壤之别，妙妙少不更事，不知择其优而价廉者购入，这一来不知少赚了多少银钱。奴家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有心安排些熟谙此道的人进来帮她，可惜……”

柳朵儿向妙妙冷冷地瞟了一眼，道：“可惜她却不领情，还道我有心剥夺她的权利，打起院使大人的幌子，牢牢把持大权不放。”

妙妙被她说得面红耳赤，嗫嚅地却不发一言。杨浩瞟了妙妙一眼，往椅背上一靠，神色自若地向柳朵儿笑道：“呵呵，你也不看看妙妙才几岁年纪，能做到这一步已是殊为不易了，有些东西，总是要她慢慢来学才成。有你帮她，为她操心，固然是好的，可她本就是贴身的侍婢，若是有人来插手，那她就会更加依赖你，最后就会一步步蜕化回去，仍然是个事事皆须你来拿主意的小丫环，那时还如何为我做事啊？”

柳朵儿眉梢一挑，紧紧攥住了双拳，抑制不住愤怒道：“院使大人的论调着实有些奇怪，难道奴家能替大人把生意打理得更好，却也坚决不用，宁肯现在吃些亏，也要把她扶持起来？大人你……你根本信不过朵儿……是吗？”



说到后来，她眼圈一红，险些掉下泪来。妙妙霍地抬起眼睛，猛地望向柳朵儿，心中只想：“小姐一直针对我，莫非……莫非不是为了揽权，而是恨我夺去了老爷对她的关爱与呵护？小姐她……到底喜不喜欢老爷？”

“朵儿，你想得太多了。”

杨浩端起茶，垂下眼皮抹着茶叶，淡淡地道：“诸葛亮足智多谋，料事如神，但他‘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’，从政一生，事必躬亲，大权独揽，小权也不肯分散，于是阿斗们应运而生。大大小小年轻力壮的‘阿斗’们，都倚在诸葛亮这棵‘大树’下吃喝玩乐，坐享清福。

4

“武侯自己固然是夙兴夜寐，活活累死，手下也未培养出一个可用的人才，以致于当他抱憾而逝的时候，竟然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。偌大朝廷没有一个堪任将帅之才，前车之鉴啊！”

“鸡犬牛马，各司其职，事事以身亲其役，不亦劳乎！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，多少时间？即使你是天下第一，也要有天下第二、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，你才会成功。倘若疏士而不用，任你天纵英明，一番忙碌下来，怕也一事无成。何况，我说过，女儿国交由妙妙全权负责，就算你有不满，也该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
杨浩双眼微微一抬，凛然问道：“谁允许你擅做主张，指手画脚的？”

柳朵儿再也按捺不住，腾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愤怒地道：“院使大人这么说，分明就是有意针对我！”

“你不服？”

“不服！”

杨浩放下茶杯，缓缓站了起来，直视着她的眼睛，慢慢说道：“方才，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不立威则不服众，身为一方之主，必须要让手下人知道，你是说一不二的，不管有理无理，只能绝对服从。我在上，你在下，这一点，你永远也改变不了，所以你只能服从，不服……也得服从。”

妙妙见二人剑拔弩张的，却实在闹不明白二人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闹到这步田地，在一旁惶惶然唤道：“老爷，小姐，你们都消消气儿，有话好好说……”

柳朵儿听她一叫，更是火上浇油，把袖子一拂，冷声道：“还有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走！”说罢转身便行。

“慢着……”杨浩唤了一声。堪堪走到门口的柳朵儿立住身子，却不回头，冷声道：“大人还有何吩咐？”

杨浩慢条斯理地道：“你安排进来的人，我已叫月儿全都唤去，现在楼外

等你。你把她们带走，一个也不许留下，以后，女儿国中的事，你也一概不得插手，记住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好……你好……”柳朵儿气得浑身哆嗦，两行热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杨浩暗想：“今天终于闹翻了！我早知道我们会越行越远的。也好，以你高傲的个性，这一来，不管妙妙是成功也罢，失败也罢，你都不会再沾女儿国一手指头了，只是不知……有朝一日你听到我的‘死讯’时，是会快意呢，还是会伤心？”

妙妙不安地道：“老爷，何必为了些许小事与小姐争吵，不如……不如妙妙去代老爷向小姐赔个不是，请她回来，老爷与小姐再好好说话……”

“赔什么不是？走就走了，早晚都要走的，早走早干净。”杨浩若无其事地绕回案后，喝了口茶，瞟她一眼道，“方才朵儿训斥你的那番话，把你的想法说给老爷听听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”

妙妙站住脚步，小声说道：“奴家招来的这些人，都是些年轻的女子，本来就爱说爱笑，其实只要不过分，客人也是喜欢的，所以奴家没有刻意约束。否则……一整天站下来，每个人没精打采的，奴家觉得……未必……未必就是好事。奴家刚刚管着这么多人，过于宽松也是有的，小姐训斥得对，后来奴家已有所改进了。”

“唔，那……明明质地相差不多，却不知择其价廉物美者购入，又是何故？”

妙妙鼓足勇气道：“老爷，小姐说得本来没错，可是奴家曾经与月儿走过开封大小坊市，发现各处坊市的胭脂水粉、首饰头面、绸缎布匹，大多都是按着这一方法来采购的，我女儿国若也这般去做，那便与众人泯然无异矣。老爷不是说，出奇方能制胜吗？”

“奴家就想，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不管什么货物，我女儿国都只买最地道的、生产的商家最有名的，哪怕价钱贵上一些。但是长此下去，咱女儿国就能打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让满东京的人都晓得，咱‘女儿国’卖的东西，才是最地道、最名贵的。吝啬慳贪的人当然不会来买咱们的东西，不过豪门大户、官绅人家的夫人小姐，但想挑选最好的珠宝首饰、头面布匹、胭脂水粉时，就必得来买咱这印着‘女儿国’招牌的东西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喔……”杨浩沉思有顷，微笑起来，“走精品路线，创独特品牌？呵呵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”他望了妙妙一眼，笑道，“方才当着朵儿，你怎不解释？”

妙妙捻着衣角不敢作答，杨浩摇了摇头：“你对的，就要坚持，不可因她

是旧主而卑不敢言。你并不欠她什么，你现在是在替我做事，这一点，你要记住了。”

妙妙涨红着脸道：“是，奴家记下了，老爷……你认为……奴家这般想法是对的么？”

杨浩笑道：“其实朵儿说得没有错，你也没有错，不过成功之路，本无一定之规，这就叫小鸡不撒尿，各有各的道儿……”

杨浩说着，展颜一笑：“你做得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女儿国交给你，我如今才算是真正的放了心。”

6 妙妙被他一赞，也不禁露出了甜甜的笑容，腼腆地说道：“奴家还想，恐做得不合老爷心意，请老爷回来之后就另请贤明呢。”

“不不不，这女儿国以后就是你来管，旁人谁也插不得手。”杨浩深深望她一眼，一语双关地道，“这女儿国，你就管上一辈吧，行不行？”

妙妙被他深深凝视那一眼，芳心怦然而动，脱口便道：“只要是为老爷打理女儿国，别说一辈子，就算三生三世，再苦再累，奴家也心甘情愿。”

杨浩扬起双眸，只看见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……

大清早，朝房里已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人，有人喝着茶聊天，有人倚坐在那儿打着瞌睡。还有几位聚在一起，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什么，侧耳一听，议论的竟是一笑楼上演的几出戏文的优劣。

杨浩衣袍整齐，也不找个座位，就在申糖葫芦似的一溜朝房里迈着八字步踱来踱去，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。有些官员见了，便与旁人耳语笑谈：“瞧瞧，那个愣头青也晓得此番立了大功回来，官家必有赏赐的，呵呵，已经沉不住气了。”旁边便传来一阵低笑。

这些官员去码头上送过一次，又去迎过一次，杨浩记不住他们，他们对杨浩多少却是有些熟悉的。有的官员见了他便拱手道贺：“哈哈，杨院使，此番粮草安然运抵京师，杨院使功不可没，今日临朝，官家定有赏赐的，本官这里先行恭喜，恭喜杨院使高升啊。”

“承您吉言，哈哈……此番运粮，群策群力，是魏王之功、朝廷之功，杨某可不敢居功自傲。我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罢了，当不起这个赞誉，当不起啊。”

“噯，杨院使居功至伟，何必自谦呢？说起来，杨院使如今官至右武大夫、和州防御，这官儿升的速度之快，在我大宋已是数一数二，这一次不知又要升个什么官儿。哈哈，杨院使如此年轻，仕途便是一帆风顺，真是羨煞旁

人了，此番官家若再许你一个优差，那可是尽善尽美了。”

“哦？”杨浩神色一动，赶紧问道，“杨某人仕时日尚短，许多事情不甚了解。请教大人，不知这衙门的什么官儿才是优差呢？”

那官员笑道：“这第一等的，自然是外放出京，做一方大员，牧守一地的主吏。要在京里做官的，那自然就是枢密、中书一类手握大权的衙门，或者三司使那样掌管我宋国税赋钱米的财神爷喽。”

杨浩摆手道：“喂，这些都不痛快，有什么衙门，是专门同地方上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？能在他们面前摆足咱宋国官儿的排场，那才威风八面，吐气扬眉。”

那官儿一呆：“院使大人是说礼部主客司、四方馆一类的迎来送往的衙门？那……那有什么好的？”

杨浩奇道：“怎么不好，出入总是摆着最大的排场，那还不够威风？咱宋国如今愈来愈是强大，周边诸国谁不敬畏三分，做了这样衙门的官儿，手持节钺，代天出使，就连他们的皇帝都得以礼相待。嘿嘿，本官是做过钦差的，此番又随魏王千岁巡狩江南，发现这样的官儿最是威风。想当初在芦岭，我这官儿犹如夹在风箱里的老鼠，受够了西北强藩的窝囊气，现在做个威风八面的大官儿，叫他们见了我也卑躬屈膝，那才快意。”

旁边一个官儿正在眼热杨浩的升迁速度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简直就是个大棒槌，偏偏这大棒槌的官运比自己好许多，便揶揄地开玩笑道：“哈哈，那杨院使不如就向官家请求，来我鸿胪寺做官吧。我鸿胪寺的官儿不但威风，平常还轻闲。一旦奉旨出京公干的话，还有钱粮补助，地方官员、馆驿都得好吃好喝地招待，不管到了哪儿，你都代表着大宋朝廷，轻易没人敢惹你，正合院使大人所求。”

杨浩双眼一亮，赶紧问道：“这位大人尊姓大名啊，也在鸿胪寺做官吗？不晓得这鸿胪寺都负责些什么，竟然有这般威风？”

那官员见这大棒槌对朝廷官制竟是如此无知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本官是鸿胪寺丞，姓焦名海涛的便是，闽地人。咱们这鸿胪寺，掌管诸国朝贡之事，当然威风啦。什么四夷朝贡、宴劳、给赐、迎送，什么四夷君长使价朝见呀，颁辞赐见封册诰命呀，往来出使交聘礼物呀，这些都是很风光的事。论起地位来，我鸿胪寺卿位列九卿之一，那也是绝不逊色于人的。有时候，蛮夷小国的君主来我大宋晋见，都要向我鸿胪寺官员行礼，你想想，大小那也是一国之君呐，风不风光？”

“风光，风光，果然是一等一的好衙门。”杨浩连连点头，惹得周围听见他

们对话的那此官员忍俊不禁。一旁侍候的两个小黄门也听清了他们的对话，见杨浩如此受人捉弄，还傻乎乎地不解其意，也不禁笑成了掩口葫芦。

“咳！”门口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，就像一阵风穿过松林，整个朝房里迅速安静下来。杨浩扭头一看，就见赵普衣冠整齐，非常沉稳地走了进来。

“赵相公！见过相公，恩相今儿来得可早……”一堆人纷纷向赵普见礼。赵普微微颌首示意，直至看见了杨浩，脸上才微微露出一丝笑意：“杨院使，此番南下，屡立大功，今日还朝，官家必然嘉勉，恭喜，恭喜。”

“赵相公夸奖了，下官愧不敢当。”

“呵呵，当得，当得，有什么当不得的。”赵普抚须往左右一看，微笑道，“此番南行，巡视各方风土人情，不知杨院使有什么所得呀？”

“下官……”

“上朝还有些时间，来，咱们坐下慢慢谈。”赵普举步便向朝房深处走去，杨浩闻言只得跟在后面。这朝房是一溜儿的排房，越往里去，高职的官员越少，也就不嫌拥挤了。到了最后一间房，里边静悄悄，竟是一个也没有。

这样的地方，在朝房里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规矩，只有宰执一级的人物才能进来。如今有这资格的人很少，除了赵普，只有枢密使李崇矩、三司使楚昭辅和副相薛居正、吕馥庆等人才有资格进来。

李崇矩这几日身体不适，正告假休养，楚昭辅在南边避祸还未回京，薛居正、吕馥庆等人虽是参知政事，分属副相，其实只是闲差，根本不用署衙办公，若非官家特殊召见，也不需要上朝，所以这里边就成了赵普专属的休息场所。

“呵呵，不必拘谨，你坐吧。”赵普在黄梨木的圈椅中坐下来，看着杨浩在下首规规矩矩坐下，捻须微笑道，“开封若是断粮，国本也要动摇，此番杨院使辅佐魏王南巡，顺利解决了这桩难题，居功至伟呀。”

杨浩欠了欠身道：“相公谬赞了，杨浩愧不敢当。”

赵普微微一笑：“当然，这功劳么，主要是魏王千岁运筹帷幄，统筹全局，代天子巡狩于江淮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，事情才能办得这般圆满。唉，老夫是辅佐了官家多年的老臣，有从龙之功，官家视普若股肱心腹，普对官家是竭尽忠诚，如今皇长子品德高尚、年轻有为，官家后继有人，老夫也甚是欣慰啊！”

杨浩微微一笑，应道：“相公说的是，魏王千岁虽是皇子，却有谦谦君子之风，礼贤下士，勤于国政，聪敏睿智，人中之龙，下官对魏王千岁也是景仰得很。”

赵普赞道：“杨院使这番赞誉发自肺腑，说得真是太好了。魏王以前从未离开过京城，能否担此重任，当初官家颇为担心呢，老夫大力举荐，魏王千岁这才得以成行。呵呵，魏王这一遭立下大功，顺利完成使命，老夫真是老怀大慰呀。这番南行，老夫对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，详情却还不甚了解，如今尚有余暇，杨院使不妨说来听听。”

杨浩便把一路经历检主要的向赵普说了一遍。其中自然要大大肯定魏王赵德昭在每一桩案件中的主要作用，这也是为官之道，一个明摆着即便抢功也不可能与他个人仕途产生竞争的上司，傻瓜才会去得罪他。

赵普用心听着，不时在关键处打断他再做明确的询问，听到泗州粮案时，赵普眉头微微一蹙，沉声问道：“老夫听说，魏王与泗州知府邓祖扬之女曾因私情而有意枉法私纵这个贪官，朝中现在有些风言风语，不知可有此事？”

杨浩一呆，心中急急一转，并不正面回答，应道：“朝中竟有这样的传言吗？下官在泗州时，按千岁的吩咐查办泗州粮案，却不曾得到过魏王千岁要下官对邓家网开一面的暗示或提醒，所以也不明这些消息据何而来。泗州粮案了结，邓祖扬畏罪自杀，邓家小姐还曾欲当街刺杀下官泄愤，下官怜她一孤苦弱女，父母双亡，激愤之下神志不清，这才没有计较。似此，可为千岁佐证。”

赵普露出满意的笑容，颌首道：“嗯，杨院使亲身所历，自然是大有说服力的。任何时候，朝中都不乏宵小，需要他们为朝廷做事的时候，就缩头缩尾，旁人去做大事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儿说三道四。若是官家对此也有耳闻，那时还需杨院使为魏王正名啊。”

“理所当然，下官敢不从命。”杨浩连忙答应一声，心中却道，“赵普呀赵普……你这老狐狸打了一辈子雁，这一遭也要让雁啄了眼睛。赵老大属意的人不是赵德昭，而是赵德芳呀，就算没有赵老二从中作祟，他也与皇位无缘的，这一回你可抱错了大腿……”

心里想着，杨浩却毕恭毕敬地道：“杨浩职微言轻，朝堂之上，恐难有下官置喙的余地。不过，对魏王千岁的功绩和能力，下官是由衷佩服的，如果官家问起，下官一定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”

赵普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当然，杨院使的功劳也是不容抹杀的，如今三司使副使已然去位，三司使楚昭辅纵因粮厄已解，能免死罪，这三司使也是做不得的。朝廷赋税重地，不可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呐，老夫对杨院使很赏识呀，拟向官家进言，让罗公明还朝任三司使，这三司副使么……”

他笑望杨浩一眼，问道：“不知杨院使可有兴趣？”

杨浩听了顿时一惊，财政部副部长？

这个赵普……还真敢封官许愿啊。他是宰相，举贤任能是他的责任，何况自己又是南衙属官，南衙与相府一向不合，他举荐自己不但能捞个外举不避仇的贤相声名，也必能因此挑拨自己与南衙的关系，把自己拉到他的门下，更可借此向百官证明他的手腕，一举三得。

而且这个钓饵实在诱人，换了谁，骤然能得此至关紧要衙门的计相权位，会不为之动心？赵普真是下了大本钱呐。可惜，我杨浩已经要摇头摆尾脱钩去了，总给你们当成外人利用来利用去的，你给我个副皇帝当，我也不干了。

杨浩连忙起身，诚惶诚恐地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使得，万万使不得，楚大人是有拥君立国之功的从龙之臣，罗大人为官多年德高望重，杨浩有什么资历声望，能与他们比肩为官？三司使副使，杨浩万不敢受，万不敢受。”

赵普一见他模样，只道他是被自己许他的这个大官儿惊吓住了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噯，杨院使年轻有为，这三司副使有什么做不得的呢？不过你太过年轻这倒是真的，要你任职三司使的话，只怕阻力重重。”

他笑着瞟了杨浩一眼，又道：“不过……魏王千岁对你青睐有加，在本官面前对你是大加赞誉啊。魏王千岁是皇长子，是理所当然的皇储，是我宋国未来的天子，杨院使有魏王的信赖，再有本官的赏识，这个位子必然能坐得稳稳当当的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”

“下官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。”赵普笑吟吟地看了看滴漏，一语双关地道：“时候差不多了，官家马上就要临朝了，咱们走吧。这个三司副使你能不能做得，一半靠人力，一半还要看运气，能否成功，尚在两可之间，若你表现殊异，真个做了这三司副使，呵呵……凡事有魏王和老夫给你撑腰，有些人、有些事，你是不必担心的……”

## 黑材料 第一百五十二章

今日早朝，文武百官真是一团和气。

魏王首航顺利抵京，后续粮草正源源不断输运开封，开封八大官仓日夜都有粮米入项，米仓像蓄水一般一间间储得满满当当。官家闻讯眉开眼笑，原本对孤军奋战于闽南的军队，他的指令是稳扎稳打，要做到进退自如，如今后顾之忧已解，他已连夜传旨，以八百里加急军情的速度，号令讨伐汉国的军队全力进攻，务必在今冬之前彻底消灭汉国。

大宋军队在闽南近一段的战斗势如破竹，节节胜利，如今没了后顾之忧，一举踏平汉国指日可待。皇帝龙颜大悦，满心欢喜，谁会在这时候去触他霉头，说些惹他不开心的话？赵官家喜欢甩玉斧砸人，这个坏习惯满朝文武可是无人不知。

王相之争更是隐晦，并无杨浩所预料的当着皇帝的面剑拔弩张、唇枪舌剑的场面，赵普一派的人发动了许多官员向官家敬献贺表，只是着重对魏王的功劳大加褒扬而已。而赵光义一派的人也早得了赵光义的暗示，不断强调杨浩从中筹划，执行各个方面所立的功勋，突出了杨浩的功勋，自然也就弱化了赵德昭的作用。

至于一些对魏王不利的风言风语，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很巧妙地传进皇帝耳中，是不会有不识趣地当着满朝文武提出来。赵普和赵光义两个大佬更是不曾亲自出马，派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虾兵蟹将，这一来场面更加无聊。



杨浩对这种暗战把戏毫无兴趣，听得昏昏欲睡。作为当事人之一，皇帝向他问起南行经历时，杨浩便也上前禀奏。在皇帝面前，他自然没有说皇子坏话的可能，这一点赵光义当然理解，而赵普却认为他是被自己许诺的那张“大饼”所惑，心中自然大为满意。

而皇帝问起赵德昭时，赵德昭对杨浩同样是不遗余力地大加褒扬。看在百官眼中，却是魏王与杨院使惺惺相惜，两人都在向对方推功，更显得品德高洁，于是皆大欢喜。

一番歌功颂德之后，便要论功行赏，这时稳稳当当站在那儿的赵普方始出班，高声奏道：“陛下，魏王德昭年少睿智，机敏干练，此番南狩，已然证明了他的才干。但臣以为，魏王年轻，虽具才干，却乏历练，如今魏王已然成年，陛下应予魏王一些具体的差遣，那对魏王是大有裨益的。”

“唔，赵卿所言有理……”赵官家今天心情真的很好，他笑眯眯地抚着胡须问道，“那么，依赵卿之见，德昭该做些什么差遣合适呢？”

赵普躬身道：“皇长子贵为王爵，已至人臣之巅，封赏是谈不上的，任何官职，都是为了让魏王能够有所历练，更加不必计较高低。臣以为，虽以魏王之尊，也不必许之以高官，否则就失去了让魏王多加历练的作用了。”

赵匡胤哈哈大笑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赵普不动声色地道：“魏王此番南狩，对风土人情、地方百官，已经有所了解。陛下戎马半生，武功卓著，正所谓虎父虎子，是故，臣以为，不如就封魏王为禁军殿前司都虞候。让魏王在军事方面再有所涉猎学习，成就文武双全的一位贤王，不知陛下以为如何？”

赵光义听了这话脸上腾地一红，红光刚刚泛上额头，刷地一下整张面皮又白了，颜色变换之快，就如唐焰焰在普济寺时的“柳眉倒竖”一般，都是杨浩以前只有耳闻不曾见过的神奇功夫，杨浩被唬了一跳：“我靠，赵老二这练的什么内功？紫霞神功吗……”

难怪赵光义有这样的表情，赵普这番话一出口，朝堂上已经有许多官员露出了诡异的神色，目光在官家、相爷、晋王三者之间开始逡巡起来。一些新晋的官员不知其中缘故，还不以为然，殿前都虞候是禁军殿前司的第三把手，算得上是个高级武官，可他上边还有殿帅和副殿帅呢，赵德昭是皇子亲王，何等尊贵的身份，屈尊做个禁军都虞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
可是朝中一些老臣，尤其是大宋立国之初就是朝中官员的人，却知道涉及王相恩怨的一桩旧事。此刻听赵普这么一说，登时勾起了他们的回忆，表情可就有点古怪了。